

中

她唯一的弱点就是
爱他



花开成毒

网络原名 / 爱走薄刃

尼罗

(Niliyewo)

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中 /

花开成毒

网络原名 / 爱走薄刃

尼罗

NILUO WORKS

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开成毒: 全3册 / 尼罗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113-5920-9

I. ①花… II. ①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4608号

花开成毒: 全3册

著 者: 尼 罗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叶 辞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35mm × 965mm 1/16 印张: 57 字数: 1010千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920-9

定 价: 70.00元(全3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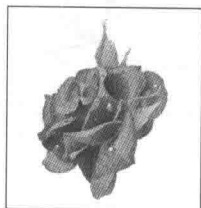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九章	
一对害人精	/ 001

第十章	
再生劫难	/ 038

第十一章	
陆克渊失踪	/ 077

第十二章	
怀胎六月	/ 110

第十三章	
冤家路窄	/ 133

第十四章	
再也不要分开	/ 179

第十五章	
惨痛的结局	/ 195

第十六章	
女人间的战争	/ 233

第十七章	
年轻时候的爱情	/ 275



1

希灵冷不丁地来了这一手，让白子灏立刻傻了眼。

对于希灵，他所控告的罪状之一，就是强占白家家产，可现在家产的详情姑且不提，首先这家产的标志便付之一炬了。大帅府化为焦土，“白家”忽然成了个抽象的概念。

他召集了几名白家旧仆，然而也并没有询问出更多的信息来。倒退一年，这几名旧仆也是有头有脸的，不说是无所不知，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一问三不知——他们再有老资格，也早被那几位童子军越到了头上去。

但是他们也都怀疑是希灵放的火。白府的房屋格局，他们最了解，想要无端地起火灾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而大火并没有把白府的地面烧出个大窟窿来，房屋没了，地皮还在，希灵走了个无影无踪，但是在报纸上发表一条能气死活人的声明——她表示自己同意白子灏的要求，将永远搬离白家大宅，从此和白子灏脱离关系、一刀两断，恢复她肃希灵肃小姐的身份。白子灏若想回家，随时可以。

横竖一场大雨过后，“家”中已经长了野草，别说白子灏，就算是条野狗，也可以颠着爪子到那“家”里找窝了。

白子灏读了这条声明，气得头疼，本来打算戒鸦片烟的，因为气得一颗心乱蹦，所以只好推迟戒烟时间，连吸了几个烟泡压心慌。然后把容秀

叫过来，他把报纸给了她，让她自己看。容秀一字一字地读了声明，也是大惊失色：“那么大一片房子，全烧没了？”

白子灏气哼哼地问：“我说就是她放的火，你信不信？”

容秀默然无语地放下报纸，搭讪着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心里其实是信的，但是嘴上不肯随着白子灏骂她。

白子灏转动眼珠盯着她，忽然又道：“秀儿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和她是血海深仇？”

容秀立时抬眼望向他：“怎么——哪至于呢？”

白子灏推开烟枪坐起身，一掀身上的毯子，他咬牙切齿地压低了声音：“秀儿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两条腿，就是她弄断的。”

容秀把手中的茶杯放到了炕桌上，脸上表情一僵：“子灏——”她很突兀地笑了一下，“你恨她归恨她，可也不能把什么都往她身上推啊！你这是车祸——”

白子灏一摇头，用眼神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车祸是她设计的。”他直视着容秀的眼睛说，“她亲口向我承认过。她以为我这辈子就要烂在那间屋子里，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脸上的肌肉有些扭曲了：“她很得意的！让我没了腿，她很得意的！”

然后他逼问了容秀：“你信不信？”

容秀的脸蛋退去了绯红，因为她在理智上，依然是信。

一歪身坐在了床边，她伸手去轻轻抚摸了他的腿，像是摸着新生婴儿的肌肤，小心极了，心疼极了。抬眼再看白子灏，她发现白子灏眼中亮晶晶的，白眼球上蒙了红血丝。

“秀儿，你说。”他向前挪了挪，挪到容秀面前，“我不该恨她吗？我不该找她报仇吗？我不该把我失去的再夺回来吗？”

容秀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心中乱透了，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。抬手搂住了白子灏，这一刻她是他的娘，她恨不能把他裹到自己的怀里，再也不让任何人伤害他。

白府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，眼见的房子、院子和家具，确实是全烧没

了，眼不见的金银细软古玩字画，则是下落不明。于是白、肃二位的官司又增添了新内容——希灵一口咬定自己是火夜孤身逃出来的，连衣服鞋帽以及自己的体己都留在火场里了。

希灵这一回，公然住进了陆克渊家里。

在这之前，陆克渊也不知道她起了放火的心思，她裹着睡袍跑进他家里时，他还以为是白子灏的人打到了她家里去，及至听闻她在白府放了一把大火，陆克渊咬着雪茄看着她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

他活到四十出头，真没见过这样的小姑娘。这已经不只是老谋深算四个字可以形容的了，他觉得这位小姑娘简直就是有些疯了。而希灵蓬着一头乱发，穿着白色睡袍，睡袍拖拖曳曳，袖口领口全镶着繁复的花边，花瓣一样的大领子中托出她的小脸——脸蛋是红的，眼睛是黑的，两道眉毛挑起来，她向他抿着嘴笑，抿出两个深深的酒窝。

紧接着，她的行为又让他相信她并没有疯，因为刚刚学会开汽车的吉庆驾驶着一辆汽车驶入陆公馆大门，汽车的后备厢里码着一层扁木箱子，箱子里装着金条，箱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了无数东西，一眼望过去，只见一片宝光璀璨，也分不清什么是什么。再打开后排车门——后排座位上堆着乱糟糟的字画，字画表面一点保护也没有，在这汽车里完全受着废纸的待遇。

“我那辆汽车里还有东西，你瞧瞧，都值不值钱。”

陆克渊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是——”

“烧掉的东西。”

陆克渊恍然大悟：“哦……”

在那个火烧红了天的夜里，希灵坐在陆公馆的长沙发上，从陆克渊手里接过了一杯热水。喝了一口之后，她抬头问道：“有咖啡吗？”

“不睡觉了？”

希灵蜷起双腿踩在沙发上，用宽松沉重的睡袍把自己罩成小小的一团，笑着对陆克渊摇了摇头，一场大火，烧出了她的好兴致。

陆克渊没给她咖啡，只给了她一杯加了糖的热茶。她捧着茶杯慢慢地

喝，赤脚和沙发的坐垫相触了，她感到了放松和舒适。

陆克渊坐在她身边，问道：“那些东西，是要寄存在我这里？”

希灵一点头：“嗯。”

陆克渊一听这话，倒是笑了：“胆子不小，不怕我把东西扣下不给你？”

希灵不假思索地摇摇头：“你不会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？我可是个坏人。”

希灵向后一靠，枕着沙发的靠背，扭过脸注视了他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你千万不要这样做。”

陆克渊露出了个疑问的笑。

希灵郑重地答道：“你需要钱，就向我要，我可以给你的，要多少我都给。可是你千万不要抢，千万不要欺负我。否则，我会杀了你。”

慢慢地垂下眼帘，她的声音低了：“那样我会很伤心的。容秀已经让我很伤心了，你不要让我更伤心。”

陆克渊沉默了片刻，忽然说道：“我感觉，你对我……有点特殊的感情。”

希灵一抬睫毛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陆克渊叹了口气，也疲惫地向后靠了过去。忽然地，他前言不搭后语地换了话题：“我讨过老婆。”

不等希灵回答，他继续说道：“讨了老婆后还是不安分，到处结仇，结果仇人找不到我，就打到我家里去了。”

把脸转向希灵，他苦笑了一下：“年轻，一心想着打天下，结果害了一个好姑娘。从那往后，我就不打算再娶了。”

希灵的黑眼睛暗了一下，然而她依然望着陆克渊，很执着：“我们至少，是朋友吧？”

陆克渊笑了，一边笑一边握住了希灵的一只手：“我们啊，是一对害人精！”



陆克渊说自己 and 希灵是一对害人精，希灵听了，并没有恼，因为好人

也罢坏人也罢，反正她和他是一类，不生分。

至于娶和嫁，她虽然年纪不大，看着更小，然而已经死了心地不再惦念那些花红柳绿的事情。爱情没给她好果子吃，倒是身边这个叔叔，是世上最善待她的男人。低下头看着双方交握在一起的两只手，大手温暖，小手冰凉，于是小手就越来越小，像是一团冰雪，要融化在他的掌心里。

她想他们一定是命中注定地有缘分，要不然怎么她就这么信他，他就这么帮她？她本是个多疑的人啊，他也是个百分之百的坏人啊！

讲道理是讲不通的，只能全盘归于命运。归于命运也很好，想一想几乎感觉有些神圣，死心塌地心满意足的，一点妄念也不起。

她的心里又空荡又黑暗，无所谓幸福无所谓愿望，只会出于本能一般的搏杀战斗，唯有这么一点神圣的光，从天而降，像是末日的火种，被她很小心地保护了。

两只赤脚悄悄地从裙摆下伸了出来，无声无息地踏在了地毯上。地毯足有一寸来厚，脚指头陷下去动了动，她发现陆克渊的家里，处处都有暖意。

她住进了陆公馆楼下的客房里，一觉醒来之后，天光大亮，她伸手按铃叫来仆人，仆人直接把一套连夜预备好的衣裙鞋袜送到了她面前。

于是希灵洗漱更衣，昨天夜里逃得那样狼狈，她还没忘记往睡袍的口袋里放一盒胭脂和一支口红。涂涂抹抹地营造出了虚假的好气色，她出了房间，好像她也姓陆似的，自自然然地就走到餐厅里，等着开早饭去了。

早饭她是和陆克渊一起吃的，陆克渊的饭量很不小，刚起床就能吃下一整篮子的烤面包，吃饱喝足之后抄起餐巾一抹嘴，他站起身抡了抡胳膊，自我感觉像是很良好。希灵仰头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喂！要做体操呀？”

陆克渊笑了：“一顿吃你一天的量！”

希灵笑着一摇头：“我是女人，你是男人，我不和你比饭量。”

陆克渊对着她一抬眉毛：“女人？”

希灵看他像是话里有话，就追问道：“怎么？我不是女人吗？”

陆克渊走到她的身后，抬手在她头上轻轻一敲：“你是个小猫崽儿。”

希灵回过头，就见陆克渊从仆人手中接过西装上衣，一边抖开了穿上，一边走向了大门。下意识地吧嘴唇抿成一条直线，她看呆了，就感觉

陆克渊这几步走得真带劲儿，真帅。

陆克渊在外面奔波了半天，并不知道自己在希灵眼中已经美成了一朵花。审判厅几次三番地催促他出庭，放在平时，他随便派出一只替罪羊即可，然而今次不同于往日，已经有人暗地里告诉了他，说他这会儿是被个有来头的人物盯上了。

有来头的人物是谁？他一打听就打听了出来——虞司令。

照例来讲，军阀再厉害，也总会给地头蛇几分面子，以免这帮地头蛇故意使坏，让他们在地面上施展调动不开。陆克渊当然知道自己是抢了虞司令的财路，然而这几乎可以算是陈年旧事了，虞司令怎么涵养如此之好，竟然等到今天才开始反击？

思及此，陆克渊隐隐觉出了不妙。

经过一番调查，他透过虞司令的伟岸身影，看到了藏在后方的白子灏。

混混的世界法则，简单起来可以很简单。这天晚上，有人混过卫兵的视线，翻院墙进了白子灏的家，摸进房内拔刀就往床上砍。一声闷响过后，这人砍了个空，然而院子里的狼狗已经狂吠起来，前后门的士兵小跑进来，一下子就给他来了个瓮中捉鳖。

这时，厢房的灯也亮了，原来白子灏这几天戒鸦片烟，烟瘾发作的时候不但涕泪齐流，甚至下面的小兄弟也跟着凑趣，在床上撒了一泡长尿，尿透了三层被褥。容秀没有精力半夜拆拆洗洗，于是把他搬运到了厢房里过夜。刺客进门的时候，白子灏刚刚安静下来，于是容秀关了电灯，也搂了小耗子躺在床尾打盹儿。白子灏都惊醒了，她还没醒呢。

这刺客不是个有种的，不但眼神不济，意志也不坚，只略挨了一顿小揍，便把一切都招了。白子灏听了前因后果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并且又尿了一点。一身的难受劲倒是因此消退了许多，因为他心里发乱，已经顾不上自己的瘾头了。

但是他没有立刻去叫李孝忠，这些日子，他手底下也有了几个常使唤的人，有了这几个人之后，他就开始试着绕开李孝忠办事了。

他让这几个人去向虞司令求援，反正在虞司令面前，他是晚辈，虞司令也向白大帅叫过大哥，纵是不提他们之间的交易，单凭情分，他也敢让

人找虞司令去。

虞司令人在北京的胡同窑子里，虽然身体陷在温柔乡中不能自拔，但灵魂还是豪情万丈的，竟然当场挣脱了两个大姑娘的怀抱，坐起身来要亲自前往天津，把陆克渊剁成饺子馅，旁边众人当然是立刻拦住了他，以免司令大人气大伤身，而司令大人深知自己的尊贵，故而将怒气消散些许，让秘书当场写了个条子，让白子灏的人拿着条子回天津，到省公署里找救兵去！

白子灏见了条子，得知这位虞司令是让自己去找省公署里一位有实权的官，这官和虞司令颇有交情，见了条子，必能帮忙。然而白子灏拿着条子想了又想，最后自言自语道：“既然是要运动省公署里的人……”

没人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容秀奉了他的命，给他置办了一身很体面的新西装。

然后从这天起，他每天都要往省公署打一次电话，打给谁，依然没人知道。总之如此打了半个月之后，这天他忽然让容秀给他剪头刮脸，然后穿起那身新西装，他竟然是亲自出门去了。

白子灏跑去了位于天津的省公署，把偶然“下凡”而来的秘书长堵住了。秘书长姓马，是当今直隶督办跟前的大红人，手中很有一些权力。马秘书长对白子灏是略微地听说过一点，白子灏先前得意之时，则是根本不屑于搭理还没当上秘书长的马秘书长。然而往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白子灏堵住了他，并且将一张支票硬塞给了他。

马秘书长在得到支票之后，同情心立刻丰富了许多，也能匀出半小时的时间给他，让他讲述自己的苦情。等他涕泪俱下地讲述完毕之后，马秘书长大大地慨叹了几声，当即打出电话，让审判厅将白家的官司断个清楚——当然，也得把陆克渊的人命案子捎带上。

马秘书长打完电话，兑了支票便回北京去了。而据白子灏看，尽管虞司令有兵有枪，但他说十句话，未必抵得上马秘书长放一个屁。

可是再想到自己竟然要向这么一个弄臣卑躬屈膝，他脸上不动声色，心里是又苦又怒的。

白子灏和希灵打起了家产官司，白家家大业大，绝不至于一把火就烧了个干净，然而希灵也有话说：谁说你白家家大业大？你连叶东卿那九十万离婚赡养费，不还是费尽心思才筹到的吗？

她说这个话的时候，白子灏已经把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接管了过来，然而户头上面只剩了很可怜的一点资金，似乎在他逃出来之前，希灵一直在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——这不是比喻，是真的“挥金如土”。

两人唇枪舌剑，希灵打定了主意，要和他慢慢地纠缠下去，看谁缠得过谁。只是这天陆克渊回了家，却是面有忧色。在家了坐了不到五分钟，他又出了去，临走时告诉希灵：“我到那边去见朋友，晚上不回来了。”

希灵知道他是要去法租界那边的家，见的也绝非女朋友，所以一颗心倒是放得很平。到了第二天上午，陆克渊回来了，希灵立刻迎上去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陆克渊愣了一下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是你的事情。”

陆克渊并不拿她当个小孩子敷衍，到了真苦恼的时候，甚至愿意和她谈一谈。脱了西装上衣坐下来，他向后仰靠过去，对着天花板说了话：

“这一回，是真不大好办了！”

枕着沙发靠背侧过脸，他又说道：“听说要对我下通缉令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你啊，妇人之仁。”

这话希灵一听就懂，但是也无言以答。

“老兄弟都劝我出去避避风头，犯不上和他们硬碰硬。”

“上哪儿避风头去？”

“哪里那倒不拘，离了这一片地方就成。”

“你要是走了，那等将来回来，这天津卫还是你的吗？”

陆克渊听了这话，像吃了一点黄连似的，很有克制地苦笑着咧嘴：

“怕我没了势力，变成个白吃饭的老头子啊？”

希灵懒得辩解，又问：“那我呢？”

陆克渊直起了身：“你？想跟我一起走？”

希灵当然是想和他一起走，可是她这边还缠着一身官司，她怎么走？

陆克渊即便说是要出去“避风头”，也绝非仓皇逃命。他所谓的避风头，是体体面面地离开天津，找个好地方住一阵子，等这一边的风浪略平息了，他再体体面面地回来善后。现在天气正热，到青岛的租界区住一阵子应该很不错，还可以享受一下海滨生活。

他把这话对希灵说了，话是在他的卧室里说的，卧室很大，窗帘低垂，有点暮气沉沉的感觉。他穿着软底拖鞋，在房内踱来踱去，希灵坐在床旁的一把大沙发椅上，整个人都要陷进了椅子里去。陆克渊不看她，只顾着自己说，等到说完了一回头，他发现希灵不知何时爬到了自己的床上去——床也很大，软腾腾的，是张很舒服的好床。

“没规矩。”他说道。

希灵低头说道：“我又没要睡在这里。”

陆克渊笑了：“不睡，上去干什么？”

希灵抬起头：“那你说，究竟有多少女人，上过你这张床？”

陆克渊答道：“多了。”

“老不正经，好色之徒！”

“老当益壮嘛。”

希灵不和他斗嘴了，单是像小孩子落进了玩具堆里似的，兴致勃勃地东摸西摸。而陆克渊看她自得其乐，便也自言自语一般说道：“要是青岛好玩，我就让人把你也接过去。”

这话说不了不到三天，陆克渊就真的要起程了。

他出远门，不必像平常人一样预备大包小裹的行李，拿着一盒雪茄就上了路。希灵想去码头送他，可是偏在这晚吃坏了肠胃，连着呕吐了两场才好些。陆克渊不许她跟着自己上汽车，只说：“秋天回来。”

希灵眼巴巴地看着他，有心让他早归，但是话到嘴边，又觉得自己婆婆妈妈，简直没有资格做他的知音了。

汽车发动起来，缓缓地掉头往大门外开，希灵跟在车屁股后面走了几步，又跑了几步，最后站在大门口向远望，她叹了一口气，心想这算什么呢？真就这样打哑谜似的一直和他过下去吗？人果然是欲壑难填的，本来能够天天看见他，就已经很知足，然而看得久了，她又对他生出了独占欲，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下去了。

悻悻地转身回了房，陆克渊一走，她的食欲也跟着走了。其实陆克渊即便在家，也并不是从早到晚都和她腻在一起，但即便他们是一个在楼上，一个在楼下，她也感到踏实和坦然。

浑浑噩噩地到了晚上，她等来了律师，两人不得要领地谈了片刻，因为眼下的情形实在是让他们不要做出预测，故而谈到最后，她不大耐烦地把律师打发了走。一个人躺在客厅内的沙发上，她半睡半醒地想，若是容秀知道她跑到了陆克渊家里住，一定要把下巴惊掉了。

不过，她又想，容秀一定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她和白子灏一条心，兴许两个人要凑在一起，嘀嘀咕咕地一起笑骂自己呢！

正在她想得出神之际，外面“咣当”一声响，一大队人马轰隆隆地闯了进来。希灵一个挺身跳到了地上，抬头看去，就见领头的人是个便装打扮的胖子，而那胖子劈头便问希灵：“大哥呢？”

希灵当即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胖子慌里慌张地又问：“大哥没回来？”

希灵莫名其妙了，胖子口中的大哥，必定就是陆克渊，难道他不知道今天陆克渊要去青岛？

下意识地对着胖子摇了摇头，而胖子看了她的茫然神色，急得当场一拍大腿，回头对着同伴说道：“完了！没回来！这人是上哪儿去了？”

希灵终于听出了问题，提高声音插了一句：“他怎么了？走丢了？”

胖子不理睬她，扭头就要走，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扭住了他，那胖子便不耐烦了，抬手指着希灵，对那汉子吼：“你还理她干吗？要不是她，大哥也惹不上这些烂事！现在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你不让我走，大家一起坐这儿等天亮啊？”

中年汉子也急了：“要找也得有地方找哇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他的胳膊被一只小手抓了住。希灵死死地揪住了他，问

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叔叔怎么了？”

胖子很嫌恶地瞟了她一眼，中年汉子倒是有点耐心，告诉她道：“大哥在太古码头中了埋伏，我们打了一阵乱枪之后，就找不着他了。”

希灵听了这话，一言不发，单是瞪着眼睛张了嘴，而就在这时，又有几名满头是血的青年闯了进来，带着哭腔叫道：“八爷，八爷，咱们东边的场子全让人砸了，码头仓库也起火了！”

4

希灵抓着那汉子不放手，想要再问出几句详情来，然而那汉子听了青年的话，脸色登时一变，甩开希灵就要往外冲。希灵没犹豫，拔腿就追上了他，结果那胖子怒不可遏地又吼上了：“你还跟着我们干什么？”

希灵没理他，反正她人小，有个空当就够她往外钻的，一边钻她一边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“有顺”，小桐一直站在旁边，这时先挤了上来。希灵回头一看是他，认为有他也行，而有顺这时咚咚咚地也跑了过来，见了这个势头，他隔着人喊道：“小姐？开不开汽车？”

希灵当小桐是个孩子，所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同时答道：“开！快！”

汉子那一群人一哄而出，胡乱挤进几辆汽车里去，一窝蜂地便驶上了马路。有顺开着汽车跟上了他们，但是因为驾驶技术太嫩，所以一路跟得心惊胆战，连着几次都险些跟丢。不知不觉地开出了租界，有顺刚要踩油门加速度，可是下一秒，他一踩刹车一打方向盘，吱溜溜地紧急停在了路边。前方走不了了，半条街都是人打人，一幢二层小楼还着了火，分明是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械斗。忽见有人提着斧头奔向自己了，有顺不等希灵吩咐，咬紧牙关掉转车头，瞬间便逃出了一条街。

希灵人在车内，命令有顺把汽车开回陆公馆去。不能这么没头苍蝇似的乱窜，现在陆克渊生死未卜，自己这会儿若是再遭到袭击，可就真是没有救兵了。

然而汽车刚刚逼近陆公馆，有顺“啊”地惊叫一声，又一次地踩了刹车。

前方陆公馆大门敞开，家里狼狗挣脱了绳索，一次又一次地要向外向

里扑，有仆人仓皇哭喊着往外跑，不知哪户邻居拉了警铃，然而街上空空荡荡的，完全没有巡捕的身影。

希灵长出了一口气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：“开法租界！”

有顺头也不回地问道：“去法租界的公馆吗？”

希灵答道：“不，到法租界，随便找家旅馆。”

希灵知道自己不是罪犯，也没上通缉令，但是在一瞬间，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完全不能得到保障了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还是没搞清楚。在她的印象中，一个花天酒地的白子灏，应该还搞不出这么大的动静。

在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小旅馆里，她暂时找到了容身之处。陆克渊的地方，她是不敢去了，敌人既然能在英租界公然地强闯民宅，自然也不会让陆克渊在法租界高枕无忧。

打着姐弟三人的名义，希灵在旅馆内要了两间客房。把有顺和小桐都叫到了自己房间里，她低声说道：“你们身上有多少钱？全拿出来！”

希灵平时待这几个大孩子不薄，两个小子别看年纪不大，手里却是都有钱，因为身边没有父母管束和照顾，所以他们各自去银行立了存折，折子平时就贴身揣着。听了希灵的话，小桐很痛快地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，连散碎铜子都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，有顺也从紧贴身的秘密口袋里抠出了一本存折和一卷子钞票。希灵把这点钱聚成一堆清点了一番，心里有了数——有了这些钱，他们很可以在这旅馆内做几日缩头乌龟了。

抬头又将有关有顺和小桐审视了一番，她是会看人的，此刻尤其要看他们的眼睛，因为生性多疑，已经开始防备了这两个小东西。幸好，两个大孩子的目光都是坦然忠诚的，有顺微微拧着眉头，像是随时预备要跑要跳，小桐则是紧紧地攥了拳头，仿佛要立刻和谁打一架。

“好。”希灵开了口，“等到天一亮，小桐回英租界，到陆公馆附近给我瞄着，一旦看见陆先生了，马上叫住他，就说我在这里等他。”

有顺说道：“他行吗？要不我去吧！”

希灵答道：“他看着比你小，走在街上没人留意。你平时总跟着我出门，我怕有人认识你。”

这话一出，有顺和小桐一起点了头。而希灵看着他们的眼睛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别怕，我有办法！”

有顺和小桐很相信她这话——她要是没办法，他们两个也不能这样服她。

“吉庆和果子怎么办？”有顺忽然又问。

希灵飞快地想了想，末了答道：“我们这里就两间屋子，住不下那么多人，他们肯定是一起跑回家去了，那就先不管他们，等到事情平息了，再让他们回来。”

有顺深以为然地点了头，带着小桐告辞出去——出去了没有片刻，他又回来了，给希灵端了一壶热茶，还送了一块香皂，一条毛巾和一个甜面包。

希灵到了这个时候，反倒肯吃东西了。咽棉花似的把那块甜面包硬咽了下去，她独自坐在房内，两只耳朵全竖着，各当一面地监听着左右邻居。

“要不然……”她因为紧张，所以下意识地绷得腰背笔直，身体几乎有点后倾，沉重的睫毛垂下来，在她那面颊上投下两片阴影，“我不管他，自己先跑？”

“可以坐津浦线南下，先到了上海再做打算，当然，临走前得把钱预备足了，要走就得快走，走他个出其不意。等到白子灏腾出手来对付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消失了……真是白子灏？”

她还是不能相信白子灏会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当然，她承认白子灏绝非笨蛋，不过聪明的纨绔也是纨绔，她一直没把这个人往眼里放过。

“或许是他惹了别的仇家。”她把心思又扳回到了陆克渊身上，“他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。不知道他是什么年纪发迹的，不过看样子，也在天津卫威风好多年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自己不肯金盆洗手，大概早不知挡了多少人的道。我要是跟着他继续走下去的话……”

她脸上的胭脂退了颜色，嘴角冷酷地下垂：“他比我大了二十多岁，他其实现在就已经开始老了。”

忽然起身站到了地上，她开始来回急速地走。不能再管陆克渊了，再管他自己就要被拖下水了，如果放不下，可以等有朝一日再回来，只要他活着，两人终有再见面的时候。